

# “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观“9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 □杨剑龙

## 一

当下的文坛,年轻的“90后”作家已经成为不容小觑的文学群体,2010年出版的《横空出世“90后”》选编了10位“90后”作者的17篇作品。在内容介绍中云:“我的青春我做主,一个时代的宠儿。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发明了非主流……我们喜欢说Just do it! 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我们觉得有自我才有美可言。我们对‘80后’很不屑。我们不是崩溃的一代。我们不是迷失的一代。我们不是垮掉的一代。我们的肩膀有所担当。我们都是‘90后’。”在王怡然的题为《“80后”已去“90后”出世》的序言中说:“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早已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变成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了,相信在不远的一天,我们能够看见‘90后’在中国文坛掀起青春的狂野风暴。”

在“我的青春我做主”的追求下,“90后”作家不断在文坛上展示着他们的阵营:2010年7月始的“90后”作家联谊会已举办了四届,“这个组织的成立,就是应对‘90后’出现的众多问题,让社会以正确的方式关注我们”。“90后”十大作家排行榜、“90后”新锐作家金鹰榜、“90后”美女作家“十二钗”排行榜、“90后”五大实力作家、“90后”京派五大实力作家、中国“90后”最具代表性的6位作家、中国“90后”作家财富榜等不断出炉。《出名要趁早:中国十大“90后”作家最佳校园文学作品选》(2010年)、《“90后”获奖作家中学校园佳作》(2010年)、《超级“90后”》(2011年)、《最青春:新概念“90后”作品选》(2012年)、《盛开“90后”新概念》(2013年)等作品选先后出版,“90后”文学网、“90后”文学刊物也先后问世,“90后”作家的作品不断出现在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他们的作品集、长篇小说陆续出版,“90后”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群体。

## 二

或许与“出名要趁早”的思路有关,或许与“90后”作家已有了相当的读者群有关,年轻的“90后”作家纷纷创作出版长篇小说,这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确实在中国文坛掀起了“青春的狂野风暴”。

与“80后”作家最初步上文坛相似,“90后”作家的创作也以描写校园生活的成长小说为主,以自我的校园生活为素材,在抒写青春的追求的同时,也袒视青春的烦恼与思考。张牧笛的《走走停停》描写了花季少年史青橙、罗卡卡、唐西列、秦桑未等的初中校园生活,有青春的追求与渴望,有青涩的情感与向往,有纯真的梦幻与成长。一唏的《像浮云般飘散》描写了字多、米格、子滕、包子、九月、小米、小佳四男三女的初三校园生活,沉重的学业、未卜的前途、情感的纠葛、理想的追求,一切像浮云般飘散。黄天问的《谁射落了他的太阳》描写了田行健、王一羽、苏世、吴丝雨等初中生,在校园组织文学沙龙、民主选举班干部、与老师的人生观发生冲突等,呈现出青年人的独立个性与自主意识。唐朝的《把梦还我》描写了中学生早

最近央视的一档集教育、娱乐、竞赛于一体的节目——“汉字听写大会”收获了从官方到学术界再到普通老百姓的一致追捧。说实话,这种能赢得社会各方面意志统一、赞扬声的局面还是少见到的。于是,从“民族的未来雨绸缪”、“拯救汉字书写”到“初中生让我们汗颜”、“教授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之类的颂扬声铺天盖地,很多参赛的初中生一夜成名,被赞誉为大师、男神、文曲星下凡……

由于业务方面的原因,我也一直很关心这档节目,也承认认真地像参赛的队员一样,在屏幕前听写。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名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硕士,然后在在文学期刊杂志社担任了几年编辑的我,有好些生僻字是写不出来的,相对常用的字也偶有卡壳的时候。和那些年龄比我小得多,但经过充分准备,专门把字典背过好几遍,甚至对难字、生僻字进行了突击强化记忆的初中生比较,我或许不如他们中的优秀者。但我不像许多观众和网民那样好像一时间都失去了理智,被震惊、被征服,疯狂地崇拜那些神童们,并在他们面前惭愧无比,继而如梦方醒,赞扬汉字听写大会的及时、必须,然后又牵引出诸多传统文化和爱国的话题……

作为本电视节目形态设计研发者的关正文说:“为孩子们举办汉字听写竞赛活动的想法产生于在美国有英语的全国拼字比赛,从1925年延续至今,一代代孩子参加,成为全民关注的带有民族性质、国家精神的活动。我们的汉字那么美,传承又那么重要,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活动。”在中国,就知识领域的“全面发展”而言,最

恋的甜蜜与惆怅:老酋与洪豆豆、汤佳佳与冷明清、鲍斌斌与文丽、神仙手与李宇春,在阴错阳差的追求中,有惆怅期待,也有曲折痛苦。张佳羽的《我的绰号我的班》描写初中二年级普通班的故事:56个同学56个绰号,直肠子、菠萝卜、乌龟蛋、长腿蚊、冲天炮……有情窦初开的单相思,有懵懵懂懂的师生情,有愤世嫉俗的闹课堂,有孩子与家长的爱和恨。在这些长篇小说中,有“90后”成长的烦恼和痛楚(周宏翔《时间浪潮》、一唏《青春无用》、后博寒《这是谁的90》、柏茗《刹那行年》、孟祥宁《像向日葵一样成长》),有“90后”成长中的追求与憧憬(周宏翔《睡在你的回忆里》、陈励子《边走边长大》、张佳羽《千面好男生》、杜雅熙《错恋》、苏沫颜《妖颜惑众》)。“90后”作家们往往以自叙传般的笔触,忆写他们校园生活中的苦与乐。

与“80后”作家不同的是,“90后”作家登上文坛后,除了抒写校园生活外,还将眼光拓展至现实社会,在揭示社会的复杂和险恶时,展现出“90后”一代人的执拗追求。疏星的《把耳朵捂住》从网络暴力揭示现代社会人言可畏的现状:校园网络贴出了富家女叶之桃在酒吧打人口出狂言的帖子,被打者杨怀亦又被打成右腿粉碎性骨折,学芭蕾舞的她永远失去了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叶之桃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不堪忍受的她选择了自杀。孙梦洁的《世界病》通过时一家人心理心态的勾勒,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病态:患有抑郁症的式微生活在痛苦与挣扎中,努力以爱去抚平伤痛的嘉丽却总处于难以调和的矛盾中,执意追求梦想的纳豆在同病相怜的疗伤后又陷入陌生的处境。余慧迪的《万能胶片》描写了电影爱好者的奋斗人生:保安杨天一挂在网上的手机短片受到关注,他决定拍摄微电影参加青年独立电影节,他邀请陆修瑜等人组成了制作团队,在克服重重困难参赛片如期播出时,陆修瑜却发现他的名字竟被换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复杂而迷离。苏芙嫣的《外省娃娃》以一个借读生重返家乡参加高考前后的经历,展现高考借读生压抑的学习环境和心路历程。李雪的《遗失夏天》描写文艺青年在追梦路上的坎坷与失落,文艺青年幻影在艺术路上遗失了朋友,也遗失了自我。在这些长篇小说中,有“90后”遭遇的噩梦般的社会环境(余慧迪《北城以北》、顾文艳《和氏璧的谎言》、后博寒《千城》、夏未一《如果眼泪可以不必忧伤》、魏天一《镜子与推门》,有“90后”不懈的梦想与追求(薛彬《不夏》、李慧研《下一站,天后》、杨七诗《我们的,他们的爱》、颜岸《云朵上的琉璃歌》、汪焱《拜托公主》)。“90后”作家们常常以冷峻的笔调,展现面对社会复杂的惆怅与挣扎。

“9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我的青春我做主”的姿途中,却常常描述个人难以把握的坎坷命运,抒写坎坷命运中人物的心理心态。吴子尤的《谁的青春有我狂》抒写一个病患少年在医院病床上的所思所想,他忍受着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他思念着青春的友情与思念,展现出对于生活的眷恋与生命的顽强。张悉妮的《假如我是海伦》叙写了主人公3岁时因聋哑呢后的经历,父母为了给孩子治病竭尽全力颠沛流离,病中

的主人公始终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病魔面对人生。王立衡的《不锁年少》描写了9位身世性格不同的少年的命运,有的父母双亡成为孤儿,有的母被父亲执意献父,阴谋与复仇、仇恨与情爱交织在青春的骚动中。一唏的《小白天》描写了家庭破碎少年夏宇的不幸与追求,父母的离异、父亲的再婚,留给夏宇的是无尽的苦痛,他在寄宿学校的同学中寻找着友情与真情。后博寒的《地平线》讲述了主人公坎坷的成长经历,10岁时母亲离世,继母到来后家庭的纠纷,求学时遇到的奚落欺凌,成人后父亲的病逝,突出了苦难中的成长与成熟。在这些长篇小说中,有“90后”在坎坷命运中的希冀与追求(王立衡《宛如昨日》、张牧笛《夏日终年》、周宏翔《少年们无尽的夜》、林汐《兼葭往事》、樊朔《红绿》),有“90后”在成长岁月中的挫折与真情(李军洋《沉淀》、李悦嫣《把爱寄给天使》、李雪《她的城市》、颜岸《泪空》、妮巧儿《亲爱的,那就是爱情》)。“90后”作家们大多以抒情的笔墨,抒写坎坷命运中的挣扎与心理。

“90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以“我的青春我做主”的自信与豪情,以其熟悉的校园生活为基点,拓展至现实社会、人生命运,在对于青春岁月的描写中,表达对于人生、社会、命运等的理解与阐释,在将自我的入生与心态融入作品中,在抒写青春的烦恼与追求时,也寄寓了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某些思考。

## 三

“90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形成了青春叙事的共性:以抒情性的笔触抒写充满青春气息的生活与故事,以靠拢自我生活的方式展现青年人的人生与心理,在非主流的姿中表达自我的情愫与思考,以强烈的自我表达的欲望表现青年一代的独立个性和执着追求。

“90后”作家就像当代文苑崛起的一丛从翠竹,朝气蓬勃青春欲滴,让文苑洋溢着青春气息。这一丛丛正在拔节生长的翠竹,毕竟还有几分稚嫩,他们的创作相对缺少生活的厚度和硬度,作品的抒情笔触的恣肆汪洋中,往往缺乏适当的节制,在宣泄式的表述中往往轻灵有余而厚重不足。在“出名要趁早”等急功近利的焦虑中,有的写得太快太多,缺少积淀和推敲,甚至常常重复自己。某些人在努力追随郭敬明、韩寒的脚步中,又往往显得步履蹒跚力不从心。在热衷于排行榜的排名中,又忽略了脚踏实地的创作。

“90后”作家就像当代文苑崛起的一丛从翠竹,朝气蓬勃青春欲滴,让文苑洋溢着青春气息。这一丛丛正在拔节生长的翠竹,毕竟还有几分稚嫩,他们的创作相对缺少生活的厚度和硬度,作品的抒情笔触的恣肆汪洋中,往往缺乏适当的节制,在宣泄式的表述中往往轻灵有余而厚重不足。在“出名要趁早”等急功近利的焦虑中,有的写得太快太多,缺少积淀和推敲,甚至常常重复自己。某些人在努力追随郭敬明、韩寒的脚步中,又往往显得步履蹒跚力不从心。在热衷于排行榜的排名中,又忽略了脚踏实地的创作。

“我的青春我做主”,人们在欣赏“90后”作家的才情与自信的同时,更盼望他们能够创作出更为厚重更为深刻的杰作。

# 汉字听写大会的冷思考

□刘鲁嘉

形成的巨大冲击。文学期刊编辑部早就不是以前的老样子了,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电脑和网络。校对稿件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作,不过多数时候遇到的还是常用字,当遇到生僻字,拿不准的时候,就要寻求词典和百度的帮助。因此,即便像我们这样天天和汉字打交道的专业编辑,很多知识性的记忆其实也是间接性的。在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以后,我们更需要的是运用工具查阅知识,运用知识,创新知识……

余秋雨曾说:“把记忆当作学问,这在古代,是文化传播事业落后的一个标志,而在现代,则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化。”他更进一步指出,“我至今说不明白为什么技术性的文化细节在中国文化中取得如此优越的地位,并成为一个个‘文化敏感带’。大概是历代统治者故意要用这种方法把一个个文化人都变成呆子和傻子吧,因为只有把大脑消耗在疯狂的记忆过程和重复的匠艺操作中,才会从根本上消除思考功能和创造功能。但是,又找不到统治者们实施这一阴谋的可靠证据。”就我个人而言,很早就发生了对文学的兴趣。中学的时候经常发表文章,长期被作为特长生培养,后来在大学读中文系,又成为学校文学社社长。然后又是3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和4年多的文学编辑生

涯。如今年届30,也算是读了些书的人。在我的认识里,文学的鉴赏能力、创作能力,艺术的审美能力、判断能力,学术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肯定牢牢地占据着我文化生命结构的核心位置。而对于汉字的书写能力、普通话的标准固然必不可少,但它仅仅居于辅助、工具的地位,不能本末倒置。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清醒。须知,即便是钱锺书,在今天也并不是人文学者的普遍榜样,钱锺书的部分学术成果,在今天是能被电脑代替的。专业人士尚且如此,更何况从事其他工作的人。

网上对于汉字听写大会追捧的理由无外乎认为这是对传承中华文化的必要手段,在计算机时代拯救汉字的书写,并认为基础知识要从娃娃抓起……其实,目前中国的初等、中等教育对于汉语言文的要求标准,我认为至少是不低的。假如你不信,可以去查阅历年高考和中考的语文试卷,看能做对几道题。换句话说,即便没有汉字听写大会,你们照样不是中学生的对手,如何?因此这又是一个“成年人”不如“中学生”的逻辑悖论,好像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就交给孩子们,成人以后就不承担这个责任了。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汉字当然是必要的基础,但也应有个度。近100年前,鲁迅先生塑造出了一个孔乙己,却让他断足、残废、死亡!鲁迅的宣判是:一

五四运动推广白话,语文结合,鲁迅、胡适等人的学术性文章大多通俗易懂,显示出白话方便沟通的优越特性。如今学术队伍扩容,少数学人养成了操弄文字的不良习惯,文章晦涩难懂,不知所云。读者因此有理由向那些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者发出“请说人话”的喊话,虽然听起来感觉尖刻,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我对此类学术文章也一同样深怀不满,但秉性谦和,觉得即使是批评也还是要与人为善,尽可能避免过于刺激的言词,换一个温柔的说法或许更能敦促学术讨论中惯于故作艰深的人士对此予以必要的反思。那么换一个什么说法呢?我想是不是可以要求学者用简单的人话来表述其研究成果,这样说也许更能当事人所接受。因为与简单的人话相对的只是复杂的人话,而有了这样的区分,就可以把那些被人指责不说人话的人纳入到人的范围里来,解释说他们说的其实也是人话,不过是复杂的人话,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少有人懂得罢了。

但这样说,其实为人开脱的效果很有限,说复杂的人话,存心不让人听懂、看懂,也不违背了学术研究为人释疑解惑的初衷?学术研究属于探索性的思维,活动于人类未知的领域,比別人先行了一步,然后回过头来向大家报告心得,与人分享探索的收获。这就要求说话要说得明白,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但是我们看到一大批复杂人话报告学术收获的文章,要么大篇幅搬弄外国人彼时彼地的言说,抬着这些国际名人的名号吓唬不知底里的人,要么为了显示论文化含着高深的思辨,与人玩起了文字游戏,让人堕入云里雾里,读者跟着作者绕来绕去,最后竟然不知所云。既然费了好大的工夫读了学术文章仍然不明底里,人们为何要去拜读此类让人头痛的文字,徒添新的烦恼?

人与人用语言交流,表达方式各人可以不同,但只要交流,就要说人话,让人容易听懂、看懂的便是简单的人话;复杂的人话,因为复杂,懂的人少,交流必会受到限制。从实现交流的目的看,说复杂人话的人,要么是敝帚自珍,不愿将研究心得与人分享,存心不想让人看懂、听懂。如果真是这样,何必多此一举,用那些叫人看不明白的学术论文。要么就是自己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因为职业的需要,必得要写文章,缘于无可告白,只好故弄玄虚,玩文字游戏,设下文字迷障,绕来绕去,意思仿佛是我不明白,你也休想弄明白。

五四时期旧式文人写文言文的文章,自称雅驯,得意非凡,但语文脱节,存在理解的障碍是不言自明的,而他们又十分陶醉于孤芳自赏的欣快,并不在意他人理解与否,失了说话意在交流的本旨;新派人物提倡白话,主张语文结合,我手写我口,感觉理直气壮。那时白话与文言有过一番激烈的较量,最后还是语言交流理解的要求占了上风,白话流行,文言越来越成为少数人把玩的古董。而新派文人也很争气,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用白话写出了让人读得有滋有味的美文;鲁迅、胡适、闻一多等人则用白话写出了晓畅明白、深入浅出的论说文。

我觉得现在那些坚持用复杂人话写学术文章的人,并不缺少夸夸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企求,平心而论,文章写出来谁不想满城争说、洛阳纸贵?只是因为世风变化太大,人人都要在学术领域内跑马圈地,争夺话语霸权,问题没有想明白,只好用复杂的人话包裹浅薄的思想在学界周旋。但这样的东西糊弄人一时可以,时间一长,浅薄的马脚总会露出来的。写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想到当年提倡白话的胡适,他说的那些大白话,其中不少含着深刻的道理,他坚信白话(实际就是我这里说的简单的人话)可以表述精深的思想,他虽然有留洋的经历,但并没有挟洋自重,做的是中国式的学问,说的是中国话,他强调要想怎么说,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我想这些都是学人的本分。

个将传统文化的琐细残渣奉为至宝的中国文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孔乙己被打断了腿,其实他更致命的是“精神残疾”,被所谓传统文化摧残,他并不了解中华文化真正的精髓。

中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会看不到,汉字听写大会的火爆,其实无法拯救中国教育的危机,反而会出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教育结构的失衡、教育体制的混乱,还会戕害青春的生命。我倒想劝慰一下头脑发热的粉丝们,不要捧杀那些所谓的“中学生‘大师’们”。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浮躁,也更容易放大人的知名度,很多时候,热闹过后什么都没留下。比如在很火的刘润生,他将来想报考中文系,想从事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没问题。但对他来说,人生的路还很长,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未来还面临诸多的选择,还有很多人基本的方面比他掌握汉字更重要,也更具有根本性价值。

不过,我个人倒是更感谢这个节目,因为它和我的业务相关,能给我带来帮助。这几十天的认真听写,确实让我们这些长期用电脑输入的人得到了某方面的校正。诚然,谁也不能抹杀汉字书写的重要性。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一般的常用字还是要掌握的,动不动就提笔忘字不是好事,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说,要求自然就更高一些。其实,作为一档电视节目,汉字听写本身没问题,关键是宣传的方向不对,不该定位于中学生。假如,参赛队员是全国各大高校的中文系、历史系学生,或是汉语言文方面的研究生,或是全国出版社、期刊社、报社的编辑人员,或是中学语文、历史教师,那不是更好些吗?

##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近日,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办的“华人传记与当代传记潮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6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与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龚心瀚、乔宗淮,会长万伯翱,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等参加会议。

与会者就华人传记创作以及当代传记文学的现状进行了研讨。大家认为:目前的华人传记文学创作,在当代传记写作的国际格局中影响力日益扩大。如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就曾连续3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会议还就国际传记文学创作的大趋势,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学术论文共计40余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利德惠博士,对加拿大华裔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正润阐释了“比较传记”的理论等。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的刘佳林教授,介绍了正在建设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数据库”。

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刊物《现代传记研究》集刊还在会上举行了首发式。

## 2013年度诗探索奖颁奖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近日,2013年度诗探索奖颁奖仪式暨草根性诗学研讨会在海南省澄迈县举行。

诗探索奖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组织评选,奖励那些富有探索精神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和诗歌翻译家。在本年度的评选中,杨键获得杰出成就奖。评委会认为,杨键的写作坚持了一个传统文明守护者的立场,基于诗性正义而表现出独特的哀歌式的批判眼光和反思现代性的诉求。其长诗《哭庙》将无可遏制的内心苦苦发展成感人至深的“哭祭”艺术。此外,殷龙龙、舒丹丹、张德明分别获得年度诗人奖、翻译奖和评论奖,刘棉朵、白玛、叶蔚然分享青年诗人奖。

## 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安徽分院揭牌

本报讯 近日,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安徽分院在合肥新博物馆举行揭牌仪式。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秘书长邵国荷共同为分院揭牌,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院长马振声等出席仪式。此次活动恰逢安徽省文史研究会成立60周年,馆庆60周年作品展亦于同期举行。

揭牌仪式后,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还举办了“传承与发展——20世纪中国画主流流派研

究”学术研讨会,书画院特邀理论家与安徽分院的文学家、画家40余人进行了交流研讨。会上,李福顺、丁羲元、马鸿增、刘曦林等从宏观角度概括和介绍了20世纪中国艺术和中国画的整体风貌,从整体着眼探究艺术发展的规律。王佛生、王镛、朱万章、何延斌、袁宝林、王宁宇等则对具体的画派或画家进行了个案分析,由此探讨中国画的传承变革。

(王 覓)

##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学校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3年11月1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学校

## 安柯钦夫同志逝世

中国作协名誉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文艺研究所名誉所长安柯钦夫同志,因病于2013年10月27日在京逝世,享年84岁。

安柯钦夫,笔名漠南、蒙古族。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草原之夜》《黄金季节》《北国新姿》(蒙文版)、《安柯钦夫小说散文选》等,译著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演义》(合作),主编学术论著《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论稿》,出版有《安柯钦夫文集》(6卷)。《英雄格尔斯可汗传》获内蒙古文学翻译一等奖,短篇小说《新生活的光辉》获内蒙古文学创作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奖等。